

學校考

太學

文廟

文獻備考



東國文獻備考卷之二百一

校正

學校考一

學校本乎養士士固有美材而養而成之存乎上上有而養之下能自養而重其身此學校之本也東國之有學校舊矣羅麗之際蓋無得以詳述而我朝莫盛焉洪惟我列聖以文為治成教于學以盡夫養之之道本之姬周叅乎皇明導以講習揖遜之規勗以觀容考才之法而士皆知砥礪名行以養其志操

而不敢不自重夫士重則道重道重則國以
之重君臣父子之倫明禮樂刑政儀文度数
之名著有以見列聖朝作成之本而學校之
所以盛也作學校考第十九凡十一卷

大學

新羅真德女主二年金春秋如唐詣國學觀釋奠而
還東國始知有釋奠之禮

神文王二年夏六月立國學

權近日新羅有國三十代至是始置國學嗚呼
其晚矣

臣謹按真德主置大舍大舍乃國學之官也則神文王立學之前已有學官有學官則亦必有學而今不可詳矣

十二年擢薛聰高秩聰博學能以方言解九經義訓導後生

聖德王十六年太監守忠回自唐上文宣王十哲十二弟子畫像命置大學

景德王六年以國學改為大學監

補史臣權近日景德王五年始置諸博士其時強首薛聰輩通曉義理以方言講九經訓導後

學為東方一時之傑而其季葉有崔弘雲者精敏好學遊於中國同時諸輩盛稱其文章可謂尚友天下士矣新羅在三國時文獻可稱然當初立國政令制度不本文教其後雖慕華風僅有一二之可觀云

二十四年幸大學命博士講尚書

惠恭王十二年二月幸國學聽講以大學監復為國學

新羅學制以周易尚書毛詩禮記春秋左氏傳文選分而為之業博士若助教一人或以禮記周易

論語孝經或以春秋左氏傳毛詩論語孝經或以
尚書論語孝經文選教授之諸生讀書以三品出
身讀春秋左氏傳若禮記若文選而能通其義兼
明論語孝經者為上讀曲禮論語孝經者為中讀
曲禮孝經者為下讀若能兼通五經三史諸子百
家書者超擢用之凡學生位自大舍已下至無位
年自十五至三十皆充之限九年若朴魯不化者
罷之若才器可成而未熟者雖踰九年許在學位
至大奈麻奈麻而後出學

高句麗小獸林王二年立大學教子弟

史臣曰高勾麗立國今四百餘年至是始立大學教子弟何其晚也

高麗太祖十三年冬王幸西京創置學校

御識

英宗朝

今聞學校篇前朝太祖十三年創置學

校云此誠前朝五百年之根基聞此不勝欽歎略

寓微意焉

庚寅文獻備考編輯時下此教

成宗時令諸州郡縣選子弟詣京習業

二年博士任成老至自宋獻文宣王廟圖一鋪祭器

圖一卷七十二賢贊記一卷

五年七月許學生歸寧教曰朕欲興周孔之風冀致

唐虞之理庠序以養之科目以取之今諸州所上學生慮有思鄉之人皆令從便去留其歸寧學生二百七人可賜布一千四百匹留京者五十三人亦賜幘頭一百六十枚米二百六十五石

六年教曰有虞開上下之庠夏后置東西之序殷修兩學周立二膠君臣父子咸知愛敬之風禮樂詩書足創經綸之業寡人纂承累聖之鴻基奄有三韓之王業欲使俗愛澆漓人知禮讓杏壇槐市增多鼓篋之徒米廩稷蔚有橫經之子今選通經閱籍之儒溫古知新之輩於十二牧各差遣經學博士一員勤

行善誘好教諸生於戲懷材抱器事君王則忠之始也立身揚名顯父母則孝之終也若有螢窓勵志鱣肆明經孝弟有聞者可令其牧宰具錄薦貢京師九年置修書院于西京教曰秦皇御宇焚三代之時書漢帝應期闡五帝之載籍國家草創之始羅代喪亡之餘烏跡玄爻燼乎原燎龍圖瑞牒委於泥塗累朝以來續寫仁篇連書闕典寡人自從嗣位益以崇儒欲收四部之典籍以畜兩京之府藏青衿無閱市之勞絳帳有執經之講使秦韓之旧俗知鄒魯之遺風識父慈子孝之常習兄友弟恭之懿宜令所司於

西京開置修書院令諸生抄書史籍而藏之令御史

選官奏差

十一年命庠序學校舉文武才略者

詳見職官考

十二月創國子監又教有司相地廣營書齋學舍量給田庄以充學糧補教曰學無塾黨才未精研其令有司相得勝地廣營學舍量給田庄使之金鍊為真玉磨成器凡在諸儒尚知予意

穆宗六年教令三京十道博士師長獎勸生徒有勤

効者錄名申聞

詳見職官考

顯宗十一年命以新羅侍郎崔致遠配享先聖廟太

祖之在洛邸也致遠貽書有鷄林黃葉鵲嶺青松之句以其密贊祖業功不可忘故有是命

補李滉曰我朝從祀之典多有未諭者如崔孤

雲

崔致遠字

徒尚文章諂佛又甚每見集中佛疏等

作未嘗不深惡而痛絕之也與享文廟豈非辱先聖之甚乎

補李睟光曰余按高麗顯宗以致遠貽書太祖

有鷄林黃葉鵲嶺青松之語為密贊祖業功不可忘特令從祀先聖廟庭此偶出於一時而因循不改焉耳後之議者取退溪

李滉

此論而折衷

之可矣

補俞棻曰聖人為生民立萬世之教萬世宗而師之崇報祀典其間羽翼斯道者亦得與俎豆之列雖以德以功之不同要皆出於萬世之公而不容一時之私也所謂德如顏曾思孟克己復性以傳斯道是也所謂功如鄭玄馬融之徒抱六籍於灰燼之餘專門授教俾免淪絕是也自非然者雖名人哲士殆不得與焉所以尊聖道而重祀典也致遠之處身行事雖世代遼遠不能詳知夷考其大略則率多放迹於仙釋之

間其於明聖學衛聖道之功蓋無聞也今以青
松黃葉識緯不經之說得配文廟使致遠有知
必將赧顏於諸賢之列矣烏能服天下後世之
公論乎

十三年以新羅翰林薛聰從祀先聖廟贈弘儒侯
文宗十年八月西京留守奏京內進士明經等諸業
舉八所業書籍率皆傳寫字多乖錯請分賜秘閣所
藏九經漢晉唐書論語孝經子史諸家文集醫卜地
理律筭諸書置于諸學院王命有司各印一本送之
十五年六月王幸國子監謂侍臣曰仲尼百王之師

敢不敬遂再拜

十七年汰國子諸生制曰國子監諸生近多廢業責在學官自今精加勉勵至年終較臧否定去留儒生在監九年荒昧無成者令屏黜

補衣冠子弟凡應舉者必先隸徒中而學焉每歲暑月借僧房結夏課擇徒中及第學優才贍而未官者為教導其學則九經三史之間或先進來過乃刻燭賦詩榜其次第呼名而八仍設酌童冠列左右奉蹲俎進退有儀長幼有序竟日酬唱觀者莫不嘉歎其十一徒曰弘文公徒侍中鄭倍傑一

補熊川徒曰匡憲公徒叅政廬朝曰南山徒祭酒
金尚賓曰西園徒僕射金無滯曰文忠公徒侍中
殷鼎曰良慎公徒平章金義珍一云郎中朴明保
曰貞敬公徒平章黃瑩曰忠平公徒柳監曰貞憲
公徒侍中文正曰徐侍郎徒徐碩曰龜山徒未詳
并文憲公徒世補十二徒

補儒門十二徒各置齋有多有小每夏一集隸業
名曰夏天都會

補二十七年太僕卿金良鑑奉使入宋摹國子圖而
來

宣宗六年修葺國學移安文宣王像於順天館
八年九月圖七十二賢像於國子監壁上其位次依
宋國子監名目次第其章服皆倣十哲

肅宗六年徙祀先賢于國子監國子奏文宣王殿左
右廊新畫六十一子二十一賢請徙祀于釋奠徙之

文廟位次
附于左

文廟神位文宣王位殿上北壁當中南向以充國
公顏回配瑯琊公閔損東平公冉耕下邳公冉雍
臨淄公宰予邴伯曾參竝東壁黎陽公端木賜彭
城公冉求河內公仲由丹陽公言偃河東公卜商

鄒國公孟軻竝西壁文昌侯崔致遠弘儒侯薛聰
竝南壁穎昌侯顓孫師金鄉侯澹臺滅明單父侯
宓不齊任城侯原憲高密侯公冶長汶陽侯南宮
紹北海侯公皙哀萊蕪侯曾點典阜侯顏無繇須
昌侯商瞿共城侯高柴平輿侯漆彫開壽長侯公
伯寮睢陽侯司馬耕莖都侯樊須鉅野侯公西赤
平陰侯有若東阿侯巫馬施南頓侯陳亢千乘侯
梁鱣陽穀侯顏辛臨沂侯冉儒諸城侯冉季沐湯
侯伯虔枝江侯公孫龍新息侯秦寧甄城侯秦商
濮陽侯漆彫哆雷澤侯顏驕高苑侯漆彫徒父上

邦侯壤駟赤長山侯林放鄒平侯商澤成紀侯石
作蜀當陽侯任不齊毛平侯公良孺文登侯申棖
上蔡侯曹卹濟陽侯奚容蒧滏陽侯句井彊淄川
侯申黨竝東廡即墨侯公祖勾茲厭次侯榮期成
武侯縣成南華侯左人郢沂原侯燕伋胸山侯鄭
國華亭侯秦非臨漢侯施常濟陽侯顏會博昌侯
步叔乘宛勾侯顏之僕內黃侯邁瑗博平侯叔仲
會堂邑侯顏何林慮侯狄墨高堂侯邾翼鄆城侯
孔忠臨朐侯公西輿如徐城侯公西蒧陽平侯琴
張中都伯左丘明蘭陵伯荀況臨淄伯公羊高睢

陵伯穀梁赤乘氏伯伏勝萊蕪伯高堂生考城伯
戴聖樂壽伯毛萇典阜伯孔安國彭城伯劉向中
牟伯鄭衆成都伯楊雄緱氏伯杜士春扶風伯馬
嗣良鄉伯盧植高密伯鄭玄滎陽伯服虔岐陽伯
賈逵任城伯何休司空王肅偃師伯王弼司徒杜
預新陽伯范甯並西廡

臣謹按麗朝文廟位次依高麗史錄之如此
然高麗史本多踈謬如文成公安裕是麗朝
所徙祀者而亦闕而不記則其所記不足徵
信而是惟國史也故取而附焉

七年宰相邵台輔等奏國學養士糜費不貲實為民
弊且中朝之法難以行於我國請罷之不報

史臣曰庠序學校所以昭揭人倫而培養國脉
也故上古以來自王宮國都至於閭巷莫不有
學雖夷狄之陋未之或廢稽諸典籍未有以糜
費罷學者今台輔罷學之請雖窮巷庸夫所不
敢出諸口者肅宗乃擢置於論道經邦之位何
也

補宋徐兢圖經高麗人閭胥陋巷經館書社 三
相望子弟未昏者則羣聚從師

①補 睿宗二年王下制曰置學養賢三代致治之本也
有司宜速施行

九年八月王詣國學酌獻于先聖明翰林學士朴昇
中講說命百官及諸生各進歌頌

①補 百官及生貢七百餘人立庭聽講各進歌頌御
製詩一首宣示左右令各和進

十一年四月制曰文武兩學國家教化之根源早降
指揮欲令立其兩學養育諸生以備將來將相之舉
而有司各執異論未有定議宜速施行

十四年秋七月始於國學立養賢庫養士自國初肇

立文宣王廟于國子監建官置師至宣宗將欲教育而未遑王銳意儒術詔有司廣設學舍置儒學六十人武學十七人以近臣管勾事務選名儒為學官博士講論經義以教導之文風稍振

仁宗時命式目都監詳定學式

國子學生以文武官三品以上子孫及勲官二品帶縣公以上并京官四品帶三品以上勲封者之子為之大學生以文武官五品以上子孫若正從三品曾孫及勲官三品以上有封者之子為之四門學生以勲官三品以上無封四品有封及文武

官七品以上之子為之三學生各三百人在學以
齒序凡係雜路及工商樂名等賤事者大小功親
犯嫁者家道不正者犯惡逆故鄉者賤鄉部卑人
等子孫及身犯私罪者不許入學其律學書學笙
學皆肆國子學律書笙及州縣學生并以八品以
上子及庶人為之七品以上子情願者聽國子大
學四門皆置博士助教必擇經學優長景行修謹
堪為師範者分經教授諸生每授一經必令終講
未終講者不得改業年終計講授多寡以為博士
助教考課等第律書笙學只置博士律學博士掌

教律令書學掌教八書筮學掌教筮術凡經周易
尚書周禮禮記毛詩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
各為一經孝經論語必令兼通諸學生課業孝經
論語共限一年尚書公羊穀梁傳各限一年半周
易毛詩周禮儀禮各二年禮記左傳各三年皆先
讀孝經論語次讀諸經并筮習時務策有暇兼須
習書日一紙并讀國語說文字林三倉爾雅

五年三月詔諸州立學以廣教導

七年三月壬幸國學釋奠于先聖命儒臣會諸生講
論經學

八年六月國學奏近年以來明經寢衰宜選取三十人以下八學養育從之○七月御史臺奏國學養士太多供給甚費請簡由行修業成者若干人餘悉出之於是國學諸生詣闕上書曰昔我孔子雖不得位周流四方猶養三千之徒唐韓文公謫守潮州聚生徒出已俸以給厨饌況今國家生徒其數不過二百人有司以為費財而欲削之豈尊道崇儒之意歟願陛下却而不用詔可

九年禁諸生治老莊之學

補十一年幸國子監命金富軾講易令尹彥頤問難

詳見職
官考

補判各徒儒生背曾受業師移屬他徒者東堂監試
毋得許赴

十三年判國學諸生四季私試通考分數直赴科塲
大寒大熱兩朔免試

十五年九月門下省奏國學六齋諸生各持所講大
小經升堂博士學諭執經升講每日不過五人每人
不過二門從容論難悟疑辨惑

補十七年判東堂監試後諸徒儒生都會日時國子
監知會使習業五十日而罷會接寺三十日私試十

五首以上製述者教導精加考覈各其名下住接等
若干日私試若干首論報方許赴會諸徒教導不離
接所歡學者學官有闕為先填差以示褒獎

高宗五年七月中軍宰樞議生徒未登仕版者試以
詩選取八十人其不中者皆令從軍

補三十年崔怡修國學納米三百斛于養賢庫

補忠烈王十二年世子八國學講六經

三十年五月贊成事安裕建議置國學贍學錢裕憂
學校日衰議兩府曰宰相之職莫先於教育人才今
養賢庫殫竭無以資教養請令百官出銀布有差以

為贍學之資王亦出內庫財以助之密直高世以武
人不肯出錢裕曰夫子之道垂憲萬世臣忠於君子
孝於父是誰教耶若曰我武人何苦出錢以養生徒
則是無孔子也而可乎世聞之慚即出錢裕又以餘
貲付博士金文鼎送中原盡先聖及七十子之像又
購祭器樂器六經諸子史以來○六月國學大成殿
成初元耶律希逸以殿宇隘陋甚矣泮宮制度勸王
重新文廟以振儒風至是乃成王詣國學忽憐林院
徙之七管諸生具冠服迎謁於道獻歌謠王八大成
殿謁先聖命密直使李混作八學頌林元作愛日箴

補

上王

即忠宣王

問李齊賢曰我國古稱文物侔於中華

今其學者皆徒釋子以習章句何耶對曰昔太祖經綸草昧日不暇給首興學校作成人材一幸西都遂命秀才廷鶚為博士教授六部生徒賜絲帛以勸頌廩祿以養可見用心之切矣光廟之後益修文教內崇國學外列鄉校里庠黨序絃誦相聞所謂文物侔於中華非過論也不幸毅王季年武人變起玉石俱焚其脫身虎口逃遯窮山蛻冠帶而蒙伽梨以終餘年若神駿悟生之類是也其後國家稍復文治難有志學之士無所於學皆從此徒而講習之故臣謂學

者從釋子學其源如此今殿下廣學校謹庠序尊六
藝明五教以闡先王之道孰有背真儒從釋子哉
六年以故中贊安裕從祀文宣王廟裕興州今順興人
以興學養賢為己任晚年嘗掛晦菴先生像以致景
慕遂號晦軒及卒謚文成朝廷議以裕從祀文廟人
有謂裕雖建議置贍學錢豈可以此從祀其門生辛
歲力請竟得從祀

補李齊賢曰國家用兵幾二十年士皆衽金革
操弓戈挾策而讀書者十不能一二而先輩老
儒物故且盡六籍之傳不絕如綫大德末安文

成為宰相葺國學修庠序舉李晟秋適崔元冲
等一經置兩教授令禁學內侍五軍三官七品
以下至內外生員皆從而聽習又聞故郎中俞
咸者為僧者居泗州能讀史漢驛召至京遣尹
莘傑金承印徐誣金元軾朴理等受其說於是
縫掖薦紳之徒多以通經博古為事

補周世鵬曰公之所向之正一洗三韓舊染若

益齋

李齊賢號

圃隱

鄭夢弼

諸公皆餘波所漸爾來二

百四十年天理之復明文風之大興其誰之力
也公真可謂東方道學之祖是獨不可以從祀

予麗史稱安某置贍學錢以此從祀其陋類此
七年九月塑文宣王像王出銀瓶三十以助其費宰
樞皆出幣助之從蠻人王三錫請也

補忠定王三年八月丁丑釋奠舉人林巨不知禮以
祝版為誤即取版使成均官書之不押于王而行之
薛聰崔致遠削去不享牲本牛一羊一去牛用羊二

補恭愍王元年生員李穡上書曰國學乃風化之
源人才乃政教之本不有以培之其末未必固不
有以濬之其源未必清國家內立成均十二徒東
西學堂外薄州郡亦各有學祖宗所以崇儒重道

者深功矣今朋徒解散齋舍傾頽有由然矣古之學者將以作聖今之學者將以干祿誦詩讀書味道未深而繁華之戰已勝雕章琢句用心太過而誠正之功安在或變而之他誇其投筆或老而無成歎其誤身其中英邁傑出為儒之宗匹國之柱石者其何人哉請外而鄉校內而學堂考其才而陞諸十二徒十二徒又摠而考之陞之成均限以日月程其德藝貢之禮部中者與官不中者給出身之階非國學生不得與試

補六年命修中外學校

補翰林院言前者夏課之終必使知製誥為試貢以考諸生能否近來廢不行請復之

補七年六月十二徒朔試

十二年五月教曰近因干戈教養頻弛自今成均十二徒東西學堂諸州郡鄉校嚴加教誨作成人其土田人口或被毫強所兼并者官為析辨以贍學

補八月釋奠于先聖博士以下無一人至者

補十五年元使郭永錫謁文廟見學士荒頽謂館伴李穡曰吾聞貴國自古右文何至是耶穡曰國學火于辛丑王方務息民至於宮禁尚未營葺此乃開城

府學也王聞而甚慙

十六年成均祭酒林櫟上言請改造成均館以新經
兵亂也於是命重營國學令中外儒生官隨品出布
以助其費增置生貲常養一百始分五經四書齋

補時重營成均館李公遂奉使自元還聞之大喜
即解元帝所賜金帶以助其費

十二年創成均館于崇文館之舊址以李穡為蕪大
司成鄭夢周為博士先是館生不過數十穡與夢周
等更定學式每日坐明倫堂分經授業於是學者全
集相與觀感程朱性理之學始興焉

鄭夢周迎日人襲明後也時經書至東方者惟朱子集註耳夢周講說發越超出人意聞者頗疑及得胡炳文四書通無不脗合諸儒尤加歎服李穡亟稱之曰夢周論理橫說豎說無非當理推為東方理學之祖先是國俗喪制專尚素門法夢周始令士庶倣朱子家禮立廟奉祀又內建五部學堂外設鄉校以興儒術

補國學重修成八月王謁文廟初李穡等會崇文館相舊址或欲少損舊制令易成辛旽不可曰文宣王天下萬世之師也可靳小費虧前代之規乎

補十八年八月命三司右使李穡釋奠于文廟自辛丑播越之後禮文廢墜釋菜之儀不中法式穡考正其失選諸生為執事隸儀三日禮度可觀

二十年十二月教曰文武之用不可偏廢內自外均外至鄉校皆設文武二學兩成人才以備擢用

二十二年三月復行文廟朔望祭自十年南遷以後廢而不行今復舉之

補八月丁亥釋奠以節氣用仲丁

補二十三年二月丁未釋奠以日食用仲丁

補辛禡九年禡巡遊還京成均絲棚雜戲以迎成均

學生獻歌謠禍曰學生何其少耶廉興邦對曰往者養賢庫充羨能養諸生故人爭入學今匱乏不能養故少禍曰其給豐儲倉米養之

補恭讓王元年大司憲趙浚等上疏曰學校風化之源近因兵興鞠為茂草鄉愿之托儒名避軍役者至五六月間集童子讀唐宋人絕句謂之夏課如此欲得經明行修之士得乎願自今以勤敏博學者為教授以閑居業儒者為教導令子弟常讀四書五經不許讀詞章誘掖獎勸有成效者擢以不次無成效者罰之於是自京中五部至各道牧

府置儒學校授官

補金瞻等上疏請元子及宗室子弟入學

補罷十二徒私學

東國文獻備考卷之二百二

校正

學校考 二

大學 二

本朝太祖六年三月經始大學相地于國都之東北

隅崇教坊命驪興府院君閔霽治之

七年七月成均館文廟成○文廟從享諸賢一遵中

國之制東國諸儒從祀依麗制詳見文廟○命置學田以

供菜盛廩生徒賜復戶以應灑掃使令之役○上將

親祀文宣王以祭酒閔安仁明習典禮命修樂器見互

樂考○建明倫堂于文廟北○命成均館提調鄭道傳
權近集四品以下儒生讀習經史○養賢庫成掌儒
生供饋

太宗七年三月重建文廟先是定宗二年文廟火至
是復建仍命立碑于廟庭

大提學卞季良所撰文廟碑文曰歲甲戌太祖既
建都即營廟學度地於都之東北隅山址土衍水
環以流厥位面揚經始於丁丑之三月歲事於戊
寅之七月聖哲崇宇從祀旁序學在廟後凡為屋
大小以間計者九十六廟學之事備矣而火于庚

辰及丁亥我殿下命即廟之舊基而新之星山君

李稷暨中軍抵制朴子青董其役四閱月而廟成

○廟制南向凡五間前有二階庭東西各有廡
州郡廟制三間南向東西有廡縣則無廡

始陞配宗聖公曾子述聖公子思又以子張躋于十

哲詳見文廟以董仲舒許衡從祀東西廡黜揚雄之享

詳見文廟賜田萬餘畝奴婢三百口于成均館

九年命成均典籍許稠釐正釋奠儀

權近曰古者釋奠于學其禮極簡其詳不傳也

自唐有開元禮宋有故和新儀然亦廢墜多莫

之行紫陽朱文公嘗有志於改正其節次而卒

莫之就寧國府學所刊儀式乃先儒孟君之潛
取紫陽釋奠儀湖學冕服圖梓為一編而釋奠
須知滄洲舍菜儀并載于後神位向背器服制
度與夫登降酌獻之儀無不備載獨所謂紫陽
儀者亦因開元之舊文公嘗欲改正而未就者
也建文庚辰之歲始得寧國全文以刊又以元
朝至元儀式附之是其節次先後於文公所欲
改正者蓋庶幾焉故今成均遵用之

命以成均館婢之八於侍女者還屬本館初高麗安
文成公裕納奴婢於泮宮至是有二婢以侍女八內

上偶問本貫對以實上曰古人納之予既不能乃反奪之耶立命出之

世宗即位初

原本作十一年今釐改

上將幸學問謁聖服色禮

曹判書許稠奏曰謹稽古制唐用韡袍謁先聖韡袍雖未詳其制度而疑今之絳紗袍也上曰絳紗袍臨羣臣之服豈可服此謁先聖乎我將服衮冕以謁

三年定王世子入學之禮

詳見八學

九年戶曹請以司宰監陳魚脂給民收價上曰是與民爭利也命給成均館五部學生

十一年五月上將謁聖命黃喜許稠議定視學節目

二十四年命世子詣成均館講學定儒生講書之法
文宗元年命羣臣日詣成均館與諸生講學詳見興學○
賜奴婢于成均館及四部學堂

補世祖三年復成均館四部學堂儒生額廩初養士
原額為二百人間因歲歉有司奏減一百四部學堂
廩食亦皆權罷至是大司成李承古力請復舊許之

補九年禮曹進成均館九齋學規 大學論語並

子中庸詩書春秋禮記周易為九齋每年春秋本
館堂上及禮曹堂上二貢藝文堂上一貢臺諫各
一貢會坐講所讀書三處句讀精熟義理融貫方

許以次陞齋若一時通數書許超陞陞至易齋者
每式年直赴會試又於式年講舉子四書三經自
願他經者及欲講左傳綱目宋元節要歷代兵要
訓民正音東國正韻者聽

補成宗二年命生進居泮者圓點滿一百五十日許
赴館試講一經通曉者隨才叙職

三年秋命建典祀廳于文廟之傍以為享祀燔炷之
所從大司成李克基之請也

五年重修泮宮等石以環之

六年命還鑿泮水以復古制大學生權子厚疏曰國

家定都之初鑿開泮水一如古制頃緣增廣宮牆泮水缺焉臣等嘗封章陳請世祖教曰學無泮水正是闕典今宜還鑿泮水以復古制上從之有是命

補上謂右議政金礪曰泮水雖命復舊然工役重大且先王所作恐不可輕改也礪曰成均勝地今修東泮水而西泮水割八宮牆面勢偏側不正萬一華使謁聖豈不有妨於瞻視乎盧思慎曰昔華使金湜善風水盛贊成均館基址以為人才輩出之地今缺西泮水恐有所譏也上以為然

秋建尊經閣于明倫堂北賜內藏五經四書各十件

又諭典校署及八路隨書板所在打印粧續以送於是經史百家諸子雜書并前本館所儲無慮數萬卷令司藝學正各一頁掌出納

補韓明澹啓曰成均館乃養育人才之地而無書籍可讀大是欠事宜印經書子史立閣以藏之令諸生隨意抽覽上允之明澹自出立閣之費以助之

補徐居正尊經閣記曰天地至神非雨露風霆罔以成功斯道至大非聖君明主罔以興化人性至善非讀書窮理罔以就器況太學賢士之闕而斯

文根本之地經者載道之器而道者聖人之心可不尊是經以究聖人之心達是經以行聖人之道乎師儒而體此則書無不讀理無不通而訓迪明矣賢士而體此則窮理盡性明體適用而將大有施設矣聖人培養人才扶持世道之機孰有過於此者乎

八年八月上幸成均館釋奠于文宣王仍行大射禮

詳見
大射

九年四月甲午上幸成均館酌獻于文宣王行養老乞言之禮諸臣各進陳戒之辭上曰內作色荒外作

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惟此四失予所自警今諸
老所言皆修身治國切要之言予當服膺勿失也
十五年上教曰學校風化之大源賢才國家之利器
而成均儒生餽廩不豐非予崇重之意也給由四百
頃以贍其用州府郡縣之學亦給有差

補二十年上欲以勝國名儒崔冲崔惟善趙簡從祀
文廟以問於禮曹弘文館皆對曰三人文章道德為
一世儀範然國學從祀則似過只於其鄉廟享可也
從之

八月壬午成均館祀文宣王大酺儒生謂諸生曰飲

酒固不可及亂今日之事實崇儒重道之意其各醉

飽仍命重修泮宮

詳見幸學

始設櫃櫝於文廟位版

臣謹按文烈公趙憲封事中國文廟設主而無櫝云則我國位版之用櫝雖非中國之規而自成一制度矣

始設饌卓于文廟徙尹孝孫之言也補先是世祖庚辰詳定所啓蘇軾言古者坐於席故籩簋長短簠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是使鬼神俯伏而就之也朱子亦曰夫子像設在

臺上而春秋釋奠陳籩簋簠於地是甚義理位高
奠卑古人所譏請自今各位并設卓子除布席之制
至是孝孫賀正于中朝還奏曰中朝之享先聖先師
皆設饌卓而我國則席地而奠實違尊敬之意乞依
皇朝制而行之上從之

臣謹按大提學洪貴達記曰五聖十哲之祭
有饌卓座有交椅位版有櫝實知館事廣川
君李克增為之云豈孝孫始請之而克增終
成之歟

二十五年以安琛為大司成琛患學宮湫隘與閭閻

相混請買取洞口民家拓其基以西泮水為限上許之

補明宗二年命館學儒生圓點滿十五點以上許赴庭試侍講官趙士秀言今儒生全不聚會齋舍荒草滿庭故有始命

補九年下御題律賦於成均館命大提學試取遣承旨宣醞

中宗元年重修文廟還奉位版復置博士以下官令中外大興學校先是燕山君撤移文廟位版以成均館為遊宴之所革博士以下官上既即位皆復舊焉

○命撤瑞蔥臺石修等泮宮

補先是燕山初鄭鵬仕于朝一日謂人曰我夢文廟位版徙于僧舍及其荒亂乃以成均館為遊宴之所撤移位版置於高巖裡又移太平館又移掌樂院至是始還安云

補四年御製戒館學奢侈文曰為學之道在乎修己修己之方在乎崇儉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則不足與議也是故古之儒者學以修身儉以勵行雖素食素羹布被韋帶處之晏如也窮而在下則獨善其身達而在上則兼善天下其所守如此

何暇及他今之儒者反是尋章摘句不究性理之
學好潔衣服不察功己之病後日措諸事業者可
知矣乘肥衣輕之禁著在學令而士習至此豈徒
為國家之憂抑亦為學者之羞此雖予表率之未
至良由教養之失其道也凡在師長之職者導以
義方使之墻面之為可羞而緼袍之不足恥敦尚
儉素篤志力學以清風化之源

補又教曰古者上自王宮國都下及閭巷莫不入學
教以禮讓此治化所以興隆也近日卿大夫子弟席
父兄之勢乘肥衣輕年纔及冠輒媒仕進未聞就學

讀書志於修己治人之道者此豈特君上之憂抑父兄之著也苟公卿大夫倡率於上則士庶安有不化者乎自今訓子弟皆入學受業崇儉素之風革躁進之習變化氣質俾庶民觀感焉

補六年視學上親酌獻于先聖退御明律堂與諸生講論經旨教曰經術本也詞章末也今世之士皆趨末而不究本橫經問難之後分三所講經以取士仍賜學田百結大司成柳崇祖率儒生上箋謝進綱目十箴及性理淵源撮要上覽而善之命刊頒兩書于朝臣加崇祖資賜金帶表裏一襲

補立文廟廟庭碑倣中朝之制也

補十一年又教曰學校風化之源為國之先務也予以否德思欲右文興化或親幸成均館講學取人或殿講庭試以礪人才且令銓曹擇師長久任至解六部之長俾專訓誨又使大臣輪往講製時遣侍從饋以酒饌將欲激揚人才而士習日渝此由予不能鼓舞振作也大臣先遣子弟就學非成均四學之儒勿許登仕如有德行可取者令館學抄啓銓曹量才叙用諸道教授訓導亦令擇遣

十二年儒臣趙光祖啓請廢增金宏弼鄭汝昌以

厲士氣曰今之學術甚壞館中儒生其立志甚卑
夫泮宮人才之所自出而不見傑特者則安有為
國忘身慷慨獨立者乎士習頹靡是大患也變化
之道豈無其方如金宏弼鄭汝昌者特加褒獎則
庶乎扶植斯文矣

九月以高麗侍中鄭夢周從祀于文廟

詳見文廟

○賜書

田臧獲于成均館教曰學校風化之源人才之府為
國之道莫重於此今以此賜俾為養育人才之資

補二十二年二月上釋菜于文廟仍御明倫堂親執
爵賜頌中樞左右相及侍講官仍與討論經旨儒生

之精通文義者賜第

二十九年九月上幸成均館行大射禮

詳見大射

三十年上賜柴塲于成均館塲在楊根之南至驪州
廣州之境周圍二十里

補明宗元年京外學校節目○一文官學行堪為
師表者及經學精通者各別選擇司成以下典籍
以上每品各一員四學兼教授各一員以叅選人
員差下專委教誨顯有作成之効者超陞褒獎以
勸其餘○一居館生員進士及寄齋四學儒生讀
書日數大學一朔中庸二朔論孟各四朔詩書春

秋各六朔周易禮記各七朔為定限或通讀或分
訓每書始讀及畢讀各錄其名下每月初旬禮曹
及成均館堂上同會考講簿其通略粗不每式年
夏初四書一經以上分數通計優等五人直赴會
試寄齋及四學儒生每月初旬聚會中學禮曹郎
廳成均館長官四學官貢及輪次官考講其四書
分數通計優等十人直赴生貢進士試時居館赴
學者方許入講分數內有不者勿置優等之例其
中懶慢不卒業者及考講連不者生貢進士論罰
寄齋及四學儒生削名到記限三朔不許復屬○

一鄉學勸課之方生貢進士中有年德可訓誨之人令各道監司歲首薦舉啓聞銓曹勿拘取才有無隨闕填補其中不樂人令所在守令敦勉就任教訓成效令監司啓聞論賞或仍任責勸或隨才取用使之知勸校生年過三十不通一書人外勿充歲貢使之自重○一童蒙訓導可當人勿論士族庶孽見設六貢外加設四貢聚士族及凡民子弟年自八九至十五六歲者先誨小學能明句讀稍解文理然後次教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陞之於學禮曹以每等考講知訓導勤慢正從九品各

一加給陞降除授外方則每鄉置學長依古例教誨陞之鄉校監司巡行時檢舉學長最勤者隨宜論賞勸課與否殿最憑考

八年賜田于大學

宣祖二年禁成均館侵困新來之戲初成均館以士之新登第八館者名曰新來多有侵虐之習至是儒臣李珣奏曰士之入朝宜先禮敬夫豪傑之士且不以科舉為念况可使之毀冠裂裳喪其威儀乎殊非以禮相接之道聞麗末科舉不公多貴家子口尚乳臭故時人目之曰紅粉人情憤激遂肇侵辱耳請禁

之由是其弊少衰

七年質正官趙憲上封事曰漢平帝時王莽謬尊
先聖稱為褒成宣尼公而唐之玄宗始謚為文宣
王顏子以下秩稱公侯伯其封公封王者於夫子
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則一切悖亂而佯
尊聖人以欺天下曾謂責家臣之詐而易大夫之
簣者其肯安享斯名乎況自稱皇帝而以其所以
封臣子者強加以王尤非所以尊聖人也臣竊見
嘉靖中改題文宣王之號為至聖先師孔子之位
顏子以下俱改去爵名廟額不曰大成殿而曰先

聖廟一洗千載之誤而我朝久猶襲陋恐當議改
也不報

十五年命大提學李珥作學校事目

詳見學令

二十一年

原本作十七年今釐改

上告祭文廟時宗系辨誣使

自京回上曰國誣快雪彞倫復叙夫子萬世彞倫之主也予當親祭以告遂幸成均館祀文宣王

二十六年設壇祭文宣王壬辰之亂文廟毀於兵燹至是上還自龍灣先遣禮曹判書李增率儒生哭文廟墟上欲親祭禮官以為聖殿燒燼行祭無所上曰夫神之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鬼神

無常享惟其致誠則神在是矣故古人或設壇而祭
豈必侍木主哉仍命等壇於學宮之側設位以祭○
奉文宣王位版權安于典祀廳停朔望之祭時新經
兵亂國力蕩殘朔望之奠始廢而只焚香○大學士
李敏善上疏請建文廟上命有司營度敏善又上疏
請從簡行祭於文宣王上命議大臣柳成龍議曰犧
牲不備粢盛不潔衣服不齋則孟子以為不敢以祭
不敢云者情欲為而禮不敢之辭也

三十四年將重建文廟上親臨視之命有司賜緡布
以助其費○是年文廟成

三十五年命朝京使臣購求大學志初天使萬世德以我國文廟從享制度多與中國異勸遵嘉靖之制至是遙臣奏曰國家雖遵皇朝洪武之典嘉靖既更定制則今何可違之請從其制上曰嘗見中朝國子監所撰大學志從祀制度甚為詳備仍命購求

三十九年文廟有壁書之變上命因館吏及典僕治之辭連於儒生上曰儒生不可罪矣仍命置而勿問

○明倫堂成

光海二年九月以文敬公金宏弼文獻公鄭汝昌文正公趙光祖文元公李彥迪文純公李滉從祀文廟

詳見
文廟

補李晔光曰我東儒先之從祀文廟者崔文昌

崔致遠謚薛弘儒薛聰安文成安裕鄭圃隱鄭夢金

寒暄金宏弼鄭一蠹鄭汝昌趙靜菴趙光祖李晦齋李彦

建李滉李退溪李滉凡九人而趙靜菴外皆嶺南人

可謂盛矣

仁祖元年以金長生為成均館司業鄭晔為兼大司

成並詳見

補大司成鄭晔請令館儒讀近思錄學儒讀小學

又請擇學術精明之人謂之師儒分遣四學任教

導之責並從之

補趙拜廢朝時直言被罪儒生趙浚六品職趙慶起洪茂績金堦趙綱姜鶴年朴知讓等二十三人並除職或為臺侍或至宰樞

四年重刻卞季良所撰文廟碑豎于廟庭命左贊成李廷龜撰陰記復建尊經閣正錄廳補養賢庫

李廷龜所撰陰記曰壬辰倭亂文廟燬於兵火我宣廟恢復還都首議重營大成殿建於萬曆辛丑明倫堂成於丙午東西夾室及諸學舍次第修改焉

補張維曰唐以前釋奠於大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享貞觀中房玄齡等定議以孔子為先聖顏回配享玄齡此舉可謂有功於斯文

十四年冬奉文廟位版于開元寺時上避兵于南漢大學生羅以俊與典僕鄭信國等奉五聖十哲位版達于行在遂權安于寺中進士來會者六人設食堂如在大學時

十五年春復奉文宣王位版於大成殿館官李植尹墀申敏一等自南漢陪還

十六年上將謁文廟而新經兵亂儀制不備知事尹

所上䟽請製祭服備儀行禮曰祭者所以交於神明
祭不以禮如不祭也今殿下將謁聖廟籩豆之間簋
簠之邊以戎服從事實是未安若造成祭服而行則
庶免簡率之譏矣上許之有司奏曰財力蕩竭祭服
未能製造乃以黑團領行禮

停文廟用樂以兵亂甫定也

孝宗二年上酌獻文廟仍定酌獻之制

詳見
幸學

補四年建香室于泮宮大司成李一相言成宗朝泮
宮香室落成時洪貴達成倪撰序記板本至今流傳
今宜重建以追祖宗故事從之

補先是全南道沿海諸島自列聖朝賜與於成均館
俾收其稅入以充其養士之費後皆為諸宮家所奪
占至是大司成金益熙白其事上立命還屬之本館
九年六月命罷大司成曹漢英時大學諸生各以朋
黨名色分坐於食堂正言金益廉請罷其掌務官之
監視食堂者上曰此師長之責也不可不飭遂罷漢
英之職

十二月以宋浹吉為兼祭酒

詳見學官

十年賜大學書籍從兼祭酒宋浹吉之請也仍命攷
院自今凡頒賜書冊每送一件于大學

顯宗四年命大學生行序齒之禮

詳見雜考

五年九月建丕闡堂于明倫堂之西

詳見闡異

甫宗元年命有司凡孔氏之為大聖後裔者許除七

般賤役

七年上幸成均館謁文宣王下教曰近年以來學校之故廢弛須修明然後可以正士習而淑人心也其令大司成取先正臣李珣所著學校模範叅以今日應行者講定行之○禮官請改文廟東西夾門并用南向之制時將添造聖廟東西廡而夾門在其下故有是請命議于大臣頌議故金壽恒獻議曰臣頃年

奉使八燕到山海關展謁聖廟則內外門皆有左右夾門而並用南向之制彼中文物雖異於昔時而廟宇皆中朝所創建則京外學校雖有大小之別若其制度必倣大學而為之也我朝文廟東西夾門之制雖未知有何所據而今依中朝之例變為南向揆以義理恐無不可也上命從其議已而兩廡添造之役停止故東西門亦仍舊不改

補侍讀官林泳筵啓去年因大提學李敏叙陳達有養士節目講定之教矣至今未聞舉行合宜申飭舉行矣知事閔維重曰大學古規養賢庫米醬

魚鹽則專為養士之用西壁所儲奴婢貢木及魚
稅用於儒生別味及賞格之資矣近來奴婢木及
他歲八漸不如前實有難支之勢而至於市肆魚
物蔬菜勒令收合以供儒生者本非正堂底道理
依臣前日所陳或自戶曹勾管或別為料理使養
士之具常有餘裕然後方可以講定節目上曰大
學賢士所關而養士之道如是太薄後日筵中問
于大臣變通可也林泳因請教養節目與深明儒
術之人議大臣講定命自朝家講定之後就問增
減

八年五月黜公伯寮等十人於聖廡以宋將樂伯揚
時文質公羅從彥文靖公李侗文甫公黃榦及本朝
文成公李珣文簡公成渾從祀于文廟

詳見
文廟

九年命建別祠于成均館之傍以祀晉太學生董養

唐太學生何蕃宋太學生陳東歐陽澈

詳見
培養

十三年九月上幸成均館謁文宣王命有司錄用從

享諸賢之孫俾世襲冠冕

十九年上命以靈光郡諸島魚鹽之稅賜成均館以

為養士之資

二十年六月復以文成公李珣文簡公成渾從祀于

文廟

詳見
文廟

二十八年復儒生通講之規從大司成金鎮圭之言也○始用蠟燭於兩廡之祭改造位版之櫝修簠簋之未備者大司成金鎮圭請之也

三十三年以司贍舊基賜成均館時本館典僕其數漸多而泮村甚狹不能容接大司成李晚成啓之有是命

三十五年春命成均館供饋儒生之時勿使女僕代以男僕

三十八年復增置寄齋儒生先是戊子因大司成李

濟之疏減寄齋生十人只留十人至是復增之為二十人大司成閱鎮遠請之也

四十年八月以宋朝六賢陞配于大成殿

詳見文廟

補殿宇不為改造稍殺床椅之制推移奉安

四十三年五月以文元公金長生從祀于文廟

詳見文廟

文廟從祀諸賢依功臣例令其子孫雖五世親盡勿為遷廟

英宗三年命旌大學典僕鄭信國朴潛美之間崇禎

丙子之亂信國等奉五聖十哲位版進士羅以浚具

巾服倍徃達南漢行在仁祖嘉之特賜米布至是上

命旌表其門

七年以咸悅龍安林川保寧結城五邑浦嶼之稅屬之成均館以為養士之需

八年閏五月上以御筆書三條之戒示大學諸生仍命揭付于明倫堂使諸生朝夕觀省焉又賜物膳諸

生上箋謝

詳見興學

十年五月命留儒生孔宗洙於泮齋宗洙大聖後裔也其先當高麗末持世系譜帖來東國至是宗洙游學泮宮上聞之別給廩料

十六年九月上命以成均館賜田之還屬地部者復

賜本館

補八月釋菜後命大司成月三至大學勸課諸生倣周禮州陞學之法每式年令諸道各薦能通五經者一人使八大學

補七月召大學生于廣達門外賜饌饋酒遵甫廟故事也

補御製宣諭文曰瞻彼大學先聖在廟十哲濟濟六賢洋洋昔之賢闕青衿濟濟今之大學捨本務末方冊在前箕踞心慢顏曾後先箴焉在我甫等靜聽此諭尊聖務本咸歸于正追遵昔年宣諭禁

局咨甫諸生示國子長

補十七年成均館啓曰治經儒生以試講八齋者明有飭教間或有不講而八者則自本館覈黜以七書講及通讀講准分者許八矣近來諸道治經儒生來集京城者至於百餘人之多京中治經之士其數又為夥然而通館學居齋之數董為四十窠雖以講次許八其棲遑道路無所托跡者尚多况於考講之外或有徇私許八之弊則京鄉無勢之人雖經年閱歲斷無八齋之望此後則無論京鄉儒生試講被抄者及通讀講准分而未及八格於初試者循次許八國

子堂上及四學教授切勿以私行下八齋事更為嚴
飭定式何如上從之

十八年三月上以御筆書示泮儒曰周而不比乃君
子之公心比而不周寔小人之私意上八字是聖訓
下十二字乃嗟今時勉來世之意也仍命刻碑立于

泮水橋傍○命大司成改定太學生製講節目

詳見
學令

○增置太學儒生初居齋之儒常以二百人為限蓋
國典也中間以經費不足減為七十五人至是上命
增之為一百人

十九年閏四月上幸成均館酌獻于文宣王行大射

禮

詳見大射

五月建六一閣于享官廳之西

詳見大射

補命圖進六一閣時安享廳亦為同畫以八

補續大典 每年春秋禮曹戶曹工曹郎官奉審文

廟有頌處修改

二十三年三月行儒生欄衫之制

詳見雜考

二十五年十二月上下勸學綸音揭刻于明倫堂以

戒諸生

詳見興學

二十六年命均役廳歲賜錢二千緡綿布九百餘疋
于成均館以為供士之需初大學有魚鹽稅錢及奴

婢貢布蓋列朝所賜也至是朝家新設均役廳管諸道魚鹽又減奴婢身貢故有是賜

補命京外新刊之冊隨刊印送于大學事定式

三十二年二月以文正公宋時烈文正公宋浚吉從

祀于文廟

詳見文廟

補三十六年十二月始行月三講命大司成率儒生

八侍又命八直習直儒臣並入侍教曰君師之責予

敢云然髦期也月三講中庸未見實效欲與卿等及

諸生問難以補涼學也於是自夫天人性命以至存

養省察出幽八微洋洋討論講罷筵臣齊聲請曰人

材作成講說為大觀於洙泗濂洛可驗也今茲之舉
其為風動觀感固不淺歟然不有定制使民自化雖
堯舜不能也敢請所以定制者教曰善師儒之長與
國子生月三講會於明倫堂毋輟章句專尚義理也
四十年五月以文純公朴世采從祀文廟

詳見
文廟

十二月命改館學齋任薦望之規差以鄉儒

四十六年下教曰今聞學校考前朝大學受業者以
數百計而嗟哉我東君不能師道今春釋菜執事莫
能成樣噫才不借於異代吁嗟安文成宣獨在於麗
朝乎申飭國子長俾有宗效

文獻備考
輯時下此教

續四十七年備忘記夫子萬世師此後凡文書稱孔聖處尊書以表予暮年誦大學之意

續今上五年傳曰居齋儒生定而百額非近年新定式年前因本館節目釐正申復久遠故例而然也近聞儒生入城者以元額過數未免滯留泮中之歎云是豈日前申飭之意食堂百額古例始於何時今本館詳考草記成均館啓曰取考膳錄則居齋儒生百額定數之例始於先朝壬戌年上從之

續六年申禁典僕之外居者

東國文獻備考卷之二百二

東國文獻備考卷之二百三

校正

學校考 三

文廟 南制見大學

大成至聖文宣王正位 南

配享充國復聖公顏子 東一位○東位並西向下同 邾國宗聖公

曾子 西一位○西位並東向下同 沂國述聖公子思子 東二位 鄒國

亞聖公孟子 西二位

殿內從享費公閔損 東 鄆公冉耕 西 薛公冉雍 東 齊

公宰予 西 黎公端木賜 東 徐公冉求 西 衛公仲由 東

吳公言偃西魏公卜商東潁川侯潁孫師西道國公

周惇頤東豫國公程顥西洛國公程頤東新安伯邵

雍西郤伯張載東徽國公朱熹西八〇十哲始皆封

封為公今於潁孫師獨書以潁川侯而不書度宗所封陳公可擬

廡從祀金鄉侯澹臺滅明東單父侯宓不齊西任城

侯原憲東高密侯公冶長西汝陽侯南宮适東北海

侯公皙哀西須昌侯商瞿東共城侯高柴西平輿侯

漆雕開東睢陽侯司馬耕西益都侯樊須東平陰侯

有若西鉅野侯公西赤東阿侯巫馬施西千乘侯

梁鱣東八陽穀侯顏辛西臨沂侯冉儒東上蔡侯曹邴

九西沐陽侯伯虔東枝江侯公孫龍西諸城侯冉季東

一馮翊侯秦商西十濮陽侯漆雕哆東十雷澤侯顏

高西十高苑侯漆雕徒父東十上邽侯壤駟赤西十

鄒平侯商澤東十成紀侯石作蜀西十當陽侯任不

齊東十鉅平侯公夏首西十年平侯公良孺東十膠

東侯后處西十新息侯秦冉東十濟陽侯奚容蒧西

七梁父侯公肩定東十富平侯顏祖西十聊城侯鄒

單東十滏陽侯勾井彊西十祈卿侯罕父黑東二甄

城侯秦祖西二即墨侯公祖勾茲東二厭次侯榮旂

十武成侯縣成東二南華侯左人郢東二汧源侯

十

燕伋東二胸山侯鄭國西二十三〇恐宛勾侯顏之

僕東二樂平侯原亢西二建城侯樂歆東二昨城侯

廉潔西二堂邑侯顏何東二博平侯叔仲會西二林

慮侯狄黑東二高堂侯邾奚西二鄆城侯孔忠東二

臨胸侯公西與如西二徐城侯公西歲東二內黃侯

邁瓊西二臨濮侯施之常東二長山侯林放西二華

亭侯秦非東二南頓侯陳亢西二文登侯申振東二

陽平侯琴張東二濟陰侯顏噲東二博昌侯步叔乘

西三中都伯左丘明東三臨淄伯公羊高西三睢陽

伯穀梁赤東三乘氏伯伏勝西三萊蕪伯高堂生東三

十考城伯戴聖西三樂壽伯毛萇東三廣川伯董仲

舒西三彭城伯劉向東三曲阜伯孔安國西三中年

伯鄭重東三緱氏伯杜士春西三良鄉伯盧植東四

高密伯鄭玄西四滎陽伯服虔東四新野伯范甯西四

一十昌黎伯韓愈東四溫國公司馬光東四將樂伯楊

時東三文贊公羅從彥西四建寧伯胡安國東四文

靖公李侗西四華陽伯張栻東四開封伯呂祖謙西四

五文甫公黃幹東四崇安伯蔡沈西四浦城伯真德

秀東四魏國公許衡西四弘儒侯薛聰東四文昌侯

崔致遠西四文成公安裕東四文忠公鄭夢周西四

文敬公金宏弼

東五

文獻公鄭汝昌

西五

文正公趙

光祖

東一

文元公李彥迪

西一

文純公李滉

東二

文

成公李珣

西二

文簡公成渾

東三

文元公金長生

西五

三

文正公宋時烈

東四

文正公宋浚吉

西四

文純公

朴世采

東五

先聖以下位次謹開列如右而享祀爵謚年代

並撮錄于左

大聖享祀按大明集禮漢時只有闕里廟後魏太和

十三年始立廟於京師唐高祖武德二年於國子監

立廟以祀此國學享祀之始也而馬氏通考立氏補

立廟以祀此國學享祀之始也而馬氏通考立氏補

立廟以祀此國學享祀之始也而馬氏通考立氏補

立廟以祀此國學享祀之始也而馬氏通考立氏補

立廟以祀此國學享祀之始也而馬氏通考立氏補

立廟以祀此國學享祀之始也而馬氏通考立氏補

立廟以祀此國學享祀之始也而馬氏通考立氏補

立廟以祀此國學享祀之始也而馬氏通考立氏補

立廟以祀此國學享祀之始也而馬氏通考立氏補

立廟以祀此國學享祀之始也而馬氏通考立氏補

立廟以祀此國學享祀之始也而馬氏通考立氏補

立廟以祀此國學享祀之始也而馬氏通考立氏補

及圖書編魏正始七年已祀于辟雍云東國自麗初
立廟於國子監三國史雖不言立廟而新羅聖德王
時奉安夫子像於大學則亦必有享禮矣唐開元二
十七年尊為王謚文宣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加謚
玄聖五年以玄字犯諱改稱至聖元武宗加謚大成
我國亦遵用焉

元武宗初年猶稱成宗年號故圖書編及他書誤引為成宗時加謚云

皇明嘉靖釐改文廟爵謚我國亦欲遵行文純
公李滉曰聖人之德雖不以封贈而有所加損
然尊以是彌久矣程朱大儒亦無異議今不可
輒改至宣廟朝文烈公趙憲上疏請遵嘉靖之

制其後文忠公李廷龜又請釐改曰宣之為謚
不過一行之偏而大成者樂之一終孟子之譬
喻孔聖乃假說之辭丘濬以為孔聖之靈必不
肯受其謚其言誠然矣文貞公申欽難之曰洪
武初凡天下嶽瀆城隍封號罔不釐正而獨文
宣王廟號仍舊不改則恐未可輕議云

顏子配享按王氏續考唐睿宗太極元年配享云而
馬氏通考及丘氏補大明集禮皆云魏正始七年配
享至唐太宗貞觀二年又定為配享云東國則自麗
朝已配享矣續考云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贈兗國

公元文宗至順元年謚曰復聖我國亦遵用焉

曾子配享按王氏續考唐睿宗太極元年配享云而馬氏通考丘氏補皆云高宗總章元年配享東國享祀在我太宗七年續考云宋度宗咸淳三年贈邨國公元文宗至順元年謚曰宗聖我國亦遵用焉

子思配享按王氏續考宋度宗咸淳三年封沂國公配享云而馬氏通考及丘氏補云宋徽宗大觀二年徙祀元文宗至順元年謚曰述聖東國享祀在我太宗七年而爵謚亦遵用中國之號

孟子配享按王氏續考宋神宗元豐六年封鄒國公

七年配享元文宗至順元年謚聖東國配享按麗
史孟子在西壁班于十哲則猶未配也我太祖朝凡
從祀一依中國之制孟子陞配或在是時歟

十哲從祀在唐玄宗開元八年東國自麗朝從祀

濂溪周子明道程子伊川程子橫渠張子晦菴朱子
五賢從祀在宋理宗淳祐元年康節邵子從祀在宋
度宗咸淳三年東國則八我朝始從祀而肅廟甲午
并陞配殿上與十哲同位

左丘明等諸儒從祀在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東國
則高麗肅宗時從祀

七十子從祀按大明集禮曰漢明帝以太牢祀孔子
及七十二弟子此弟子從祀之始云然馬氏通考及
丘氏補曰開元八年司業李元瓘請以孔門弟子從
享而只祀十哲與曾子云則開元時七十子猶未從
祀也後唐長興三年用國子博士蔡同文奏始設祭
於七十子而同文奏曰乞准舊規則其從祀已在後
唐之前矣又按皇明宋濂議開元禮國學以顏子等
七十二賢配云東國則高麗肅宗時從祀
董仲舒從祀王氏續考云在皇明洪武二十九年而
又云在元文宗時東國則我太宗朝從祀

韓愈從祀在宋神宗元豐七年司馬光從祀在宋度
宗咸淳三年張栻呂祖謙從祀大明集禮及王氏續
考云在宋理宗景定二年而續考又云在元仁宗皇
慶二年東國從祀按高麗史此四賢皆不載祀典我
太祖即位文廟從祀一依中國之制則四賢從祀或
在是時歟

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在皇明英宗正統二年東
國從祀當在正統之後按文烈公趙憲封事論皇朝
從祀諸賢之不八於我國享祀者詳矣而三賢一不
概見則其已祀也明矣甫廟壬戌弘文館啓辭以撮

要之不載疑三賢從祀在於近世則誤矣

楊時從祀在皇明孝宗弘治八年東國從祀

詳見下

許衡從祀圖書編及丘氏補王氏續考皆云在元仁宗皇慶二年而大明集禮云在元武宗時東國從祀

詳見下

羅從彥李侗黃榦及東國諸賢從祀

詳見下

享祀年代開列如右而從祀之典至我朝始大

備其與勝國異固也而間有與皇朝祀典異者今講考出同異並錄于左肅宗壬戌有位次釐正者故亦附錄焉

漢后倉隋王通宋歐陽修胡瑗陸九淵明薛瑄王守
仁陳獻章胡居仁皇明所從祀而我國則不為從祀

以下我朝從祀
與中國同異

文質公羅從彥文靖公李侂文肅公黃榦我朝肅廟
壬戌從享而皇明則不列祀典

長山侯林放內黃侯邁瑗中年伯鄭衆良鄉伯盧植
高密伯鄭玄滎陽伯服虔新野伯范甯皇明則黜于
從祀祀于鄉而我朝則仍舊從祀

新息侯秦冉堂邑侯顏何考城伯戴聖彭城伯劉向
皇明并黜享而我朝則仍舊不黜

壽長侯公伯寮蘭陵伯荀況任城伯何休岐陽伯賈
逵扶風伯馬融司空王肅偃師伯王弼司徒杜預臨
川公吳澄淄川侯申黨皇明嘉靖黜享而我朝則肅
廟壬戌黜享

補宋范仲淹清康熙乙未從祀○秦冉顏何邁瑗林
放鄭玄范甯並清雍正甲辰復享○周縣賈牧皮樂
正克公都子萬章公孫丑漢諸葛亮宋尹大遼魏了
翁黃榦陳淳何基王柏趙復元金履祥許兼陳皓明
羅欽順蔡清清陸隴其並雍正甲辰從祀

補臣謹按范仲淹以下從祀文跡未及東來

故原編闕焉今茲補八其中黃榦本朝甫廟
朝先已從祀

宗聖公曾子亞聖公孟子高麗則在十哲之位而我

朝陞配與顏子子思並享

以下我朝從祀
與麗朝同異

述聖公子思高麗則不載祀典而我朝與顏曾并享
成都伯楊雄高麗則從祀而我朝黜享

道國公周惇頤豫國公程顥洛國公程頤新安伯邵
雍鄆伯張載徽國公朱熹高麗則不載祀典而我
朝陞配于殿內

鉅平侯公夏首膠東侯后處富陽侯顏祖梁父侯公

有定聊城侯鄒車甄城侯秦祖祈鄉侯罕父黑樂平
侯原亢昨城侯廉潔建城侯樂欽廣川伯董仲舒昌
黎伯韓愈溫國公司馬光將樂伯楊時建寧伯胡安
國文質公羅從彥文靖公李侂華陽伯張栻開封伯
呂祖謙文肅公黃榦崇安伯蔡沈浦城伯真德秀魏
國公許衡高麗則不載祀典而我朝從祀

甄城侯秦祖馮翊侯秦商在於我朝祀典而高麗只
祀甄城侯秦商爵號及人名相左

建寧伯胡安國華陽伯張栻崇安伯蔡沈浦城伯真
德秀位次失序壬戌釐正

以下位
次釐正

益都侯樊須鉅野侯公西赤千乘侯梁贛臨沂侯冉
孺沐湯侯伯虔諸城侯冉季濮陽侯漆雕哆高苑侯
漆雕徒父鄒平侯商澤當陽侯任不齊年平侯公良
孺新息侯秦冉梁父侯公有定聊城侯鄒牟祈鄉侯
罕父黑中都伯左丘明自西廡移東廡

睢陽侯司馬耕平陰侯有若東阿侯巫馬施陽穀侯
顏辛上蔡侯曹卹枚江侯公孫龍馮翊侯秦商雷澤
侯顏高上邳侯壤駟赤成紀侯石作蜀鉅平侯公夏
首膠東侯后虔濟陽侯奚容蒧富平侯顏祖滏陽侯勾
井疆甄城侯秦祖緱氏伯杜士春溫國公司馬光魏

國公許衡自東廡移西廡

從祀同異及位次釐正開列如右而從享時事
實略撮其槩以錄于左

太宗七年以邠國公曾子沂國公子思配享于先聖
以子張躋于十哲時成均館上箋請之左政承河崙
亦獻議以請上從之

成均館箋文曰宗聖質之魯故學也確然久加三
省之功勉以篤實及聞一貫之旨極於高明述聖
以聖人孫為君子學推堯舜相傳之意明道有自
來質父師所聞之言著書以為教嗚呼微言已絕

大義亦乖晦盲千載之間紛紜二家之說向若非
庸學之作難復明性理之源斯有卓爾之成功豈同
泛然之羣茅自唐以來崇孔聖之道德立文廟之
規模或有講究之未精而致取捨之失序但進顏
孟并於配侑之行仍降曾思置於從祀之列厥後
宋元皆以曾思特封國公之爵以躋夫子之堂累
朝之缺事始完先聖之道統無墜矧今上國亦勿
替而永遵何我小邦獨不行而自廢既違時王之
制又誤斯道之傳伏望樂善不倦聞義勇為命禮
官而叅詳即學宮而釐革一依寧國學釋奠正配

位施行名既正言既順無負聖賢事得序物得和
可興禮樂

禮官上箋請以董仲叙從祀文廟黜揚雄之享上並
從之又以許衡從祀時許稠朝京師道闕里謁夫子
廟見其從祀陞黜之制歸請施行

禮官箋文曰董子得春秋之大統緼洙泗之真源
原性命正人心遏功利於熾肆崇仁義明道體植
綱常於汨陳間世英雄生民先覺而雄學未知本
德不勝才符命一篇要見媚於新室善惡混說卒
得罪於聖門雖法言得魯論之皮膚而太玄効周

易之象數道德蓋闕如也文章何足道哉自唐迄
今因講究之未審去彼取此致耶正之失宜是固
無嫌於仲舒豈不有愧於楊氏伏望知人則哲去
邪勿疑袞舄淳儒登祀七十子之後斧鉞奸老黜
為千萬歲之懲則小往大來貴賤得位名正言順禮
樂可興

臣謹按董許從祀及楊雄黜享皆中朝之制
而許稠請遵用云然其箋文只舉董楊而衡
則闕焉豈或有微意歟大提學尹淮文廟告
祭文曰江都相正誼明道之語切在聖門斧

大夫劇秦義新之篇罪累名教逮夫元氏粵
有許衡宜攷學行之實以昭黜陟之公此因
禮官之獻言遂罷揚雄之祀享茲將二子從
祀兩廊云則衡之享祀亦在是時矣

中宗十二年九月以高麗侍中鄭夢周從祀文廟時
大學生權碩等疏曰自檀箕以來無一人啓倡斯道
是東方之恥也惟幸皇天眷佑迺生儒宗鄭夢周於
麗季挺起卓之姿蘊經濟之才研窮性理學海淵博
深有自得講說發越默會與旨暗合先儒忠存大節
聳動當時制喪立廟一依家禮文物儀章皆其更定

建學設教丕興儒術明斯道啓後學東方一人而已
此學周程誠亦有級化功周程殆有同焉宜為從祀
文廟明東方萬世道學之重而庶斯民知有所宗也
上從之

補宣祖七年質正官趙憲上書禮部質問聖廟位
次畧曰周程張朱俱生絕學之後遠接洙泗之統
論其德則固不在七十子之後攷其功則亦不下
於孟氏疑若陞祀予配享之列而猶齒乎文中安
定之下楊龜山既是程門高第而實為東南道學
之祖張南軒則受業于五峯而五峯之父文定亦

少子龜山則南軒為己之學亦是聞其風而興起者也而以之居于龜山之上羅豫章奮乎南服能自得師嚴毅清若洞見道體延平稱之曰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朱子亦曰潛思亦踐任重詣極如羅公者蓋一人而已二子之論決非私于豫章則疑若從祀而訖無舉議李延平師事豫章獨得粵傳靜坐體認妙契聖學循序窮理日新上達至於克養完粹而道德純備則求之當世殆絕倫比雖以朱子天挺之資而未遇延平則亦嘗出入之有年矣

及其一言之善誘然後操戈入室之歎漸就平實
之稱兩喜其進而群經網旨略聞其端繼開之業
肇以成就故朱子之所師者嘗有三人而滄洲之
祀獨以延平餽於五聖六君子下世之學者孰不
知朱子之不阿于所好而獨闕從祀之典者何歟
陸象山操持謹質恬靜寡欲非無可敬服者而其
盡廢講學大拍胡喚則不惟一時英才為其所誤
而流弊益遠至有偏守良知之見坐俟頓悟之機
而聖門所傳博約明誠相須互進之功則闕焉而
莫之講彼雖不自以為異學而其實則率華夏而

歸於葱嶺也究其眩人塞道之罪疑若過於荀楊而乃黜彼而陞此抑有說乎呂東萊之於朱子同心協力講明斯學以開先聖之道而真西山則聞而知之者也二賢之出先後殊時而西山嘗贊東萊曰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闡明河洛之微言也扶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才有數世之澤其所景仰而感發者審其深矣而乃以東萊位乎西山之下是其踐履所到有淺深之故耶抑以大事紀之作不若衍大學之義乎朱門之士論辨雖衆而獨稱黃直卿曰明睿端莊造詣純篤吾

道之託在此者吾無憾矣及其易簣備述行狀則
可知其深契師道續集儀禮通解則可見其能成
師志而又得西山雙峯之徒相與力扶正學以牖
後世董氏所謂勉齋先生得紫陽之正傳者信乎
不妄而不得與九峯同功之賢共列于從祀者何
歟禮部諸公歎服而不能難

補東還後又上封事曰臣竊見東西廡之列林放
蘧瑗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何休賈逵
馬融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王肅王弼杜預吳
澄等不在其中后蒼王通歐陽脩胡瑗楊時陸九

淵薛瑄等皆與于列蓋從祀之典所以報聖門之
有功而示來學之趨向也秦冉顏何則未有所考
矣林放蘧瑗不是升堂之列而鄭衆盧植鄭玄服
虔范甯亦非純儒故黜于從祀而放之好禮瑗之
寡過則可為人師鄭衆諸人翼經之功不可不紀
故各祀于其鄉公伯寮身遊聖人之門而嘗欲反
害夫子之道苟況謂性為惡為謂思孟為亂天下
戴聖身陷賊污劉向喜談神仙賈逵傳會讖緯馬
融貪鄙附勢為梁冀草詔以殺李固何休解春秋
黜周王魯王弼宗旨老莊王肅佐司馬昭篡魏杜

預為吏不廉為將不義吳澄出處不正而學又陷
禪是宜見擯于洙泗之列矣而貞觀元豐正統之
際朝無真儒擇之不精馬端臨固嘗有議弘治諸
臣亦多請黜而議竟不行世宗皇帝以張孚敬之
言斷然改正一洗前代之謬而我朝尚列于從祀
恐當議黜者也后蒼始註禮書而大小戴之禮賴
以傳世王通學近於正而格言極有荀楊道不到
處歐陽脩扶聖道闢異端之功朱子補其為仁義
之人胡瑗修己治人之學首洗隋唐趨利之習楊
時倡道東南獨承程氏之緒而下傳羅李以及朱

子薛瑄奮乎絕學篤志力行迨其道成德立進仕
于朝則高風大節砥柱乎奔流退而講學則隻句
微言日星乎中天所以弘治中附以楊時嘉靖中
益以歐陽胡薛我朝所當講求而從之者也惟陸
九淵之學不事講問而專務頓悟當時朱子固憂
其說之為害而流傳益遠惑人愈甚舉世靡然胥
歸禪學如王守仁之敢為橫議詆謗朱子者而尚
請其從祀則是必江西之人習熟見聞而筮仕者
衆力主象山以至上誤朝廷下誤斯學如此之流
恐不可效尤而苟從也

補壬辰後因經理萬世德理咨將有文廟從祀陞
黜之議尹根壽議曰中朝陞黜諸人雖未暇一一
歷數而就其尤著明者言之則馬融為梁冀草奏
殺忠臣李固所謂戴聖禮家之宗而身為賊吏王
甫魏臣而以女適司馬昭及毋丘儉文欽起兵討
賊肅又為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杜預伐吳之際
因斫癰之譏盡殺江陵人此人等罷祀固當而至
於劉向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此特其小過
而至其立朝精忠照映前史經傳之功亦不可誣
豈可以小過而黜祀乎以至鄭衆盧植鄭玄服虔

范甯五人既有傳註遺經之功且無其過其中鄭
玄則朱子謂鄭康成可謂大儒此五儒豈可無故
而罷祀乎王世貞亦謂先朝之黜漢儒凜乎斧鉞
矣夫卑漢者所以尊宋而不知其陷宋儒於革本
也今訓詁之學不傳即明哲如二程朱子亦何所
自而釋其義乎若鄭盧者復其祀於學可也其言
當矣公伯寮愬子路得罪聖門其黜宜矣而秦冉
顏何千載之後何以定其為字畫之誤而並罷其
祀乎林放問禮之本孔子大其問蘧伯玉得君子
之稱於聖人皆聖門所許豈可並罷其祀乎吳澄

受宋之恩而身事胡元其黜當矣而歐陽脩以配
韓愈而陞祀則猶可以蓋以濮議之時有稱考之
說不幸而為璫輩之追尊至此如使脩有知亦必
蹙然於為璫等所賣而不安於兩廡之下矣烏可
以中朝之祀典而苟從乎又以薛侃之議進陸九
淵從祀我國既專尚朱子之學而朱子謂陸九淵
分明是禪今乃進陸於從祀使與朱子並列於兩
廡之間未見其可也臣於嘉靖丙寅赴京時隨例
拜聖於國子監其時本朝先儒似只薛瑄其後萬
曆己丑赴京拜聖則追入者又有胡居仁陳獻章

王守仁三人王守仁則即所謂致良知之學者也
不論其他守仁敢以朱子比楊墨凡尊崇朱子者
所當辭而闕之之不暇尚安忍使其晏然於兩廡
之祀乎

補光海戊申李好閔在北京稟帖提督主事曰小
邦文廟位版因襲歷代之陋仍用王弼曩在東征
時楊都院滄嶼公因謁聖見之始言昭代革謬之
舉噫夫子之德固非節惠而可謚此出於賊莽假
是之名而歷代莫悟其非遂因而增之至有欲用
帝弼者何其陋也此豈所以事先師者也小邦物

情自来頗鬱而制度議禮必出於天子非藩國所得以擅改也向微楊都爺本國亦安知有昭代已革其謬也但念小邦荒遠樸陋其間儀章節文有未可詳竊聞古者尚興先聖之廟先聖東向祭之者皆從東西向而天子用鶩冕玄端之服意不敢以天子之尊臨先師也祭亦只有釋菜釋奠八樂之禮蓋未加玉璠之前只用尊師之禮也至於漢平始加公璠而南宋元嘉年始用軒懸六佾之舞至開元年進玉璠然後正南面位被王者服禮樂儀章之經世以增加終至於用十二籥豆登歌八

佾之舞天子始以袞冕祭之其意蓋謂天子之廟
當用天子禮樂也今當盛際正百王之陋去王號
之謬則其禮樂籩豆牲幣坐向之節獨仍不改別
無所裁革者否伏乞將聖朝所已講定者明賜批
下以便藩邦遵奉施行○回牒云中國惟國子監
樂舞用八佾籩豆各十二而其餘天下學俱用八
籩八豆六佾之際該國乃藩邦也則籩豆各用八
舞佾用六可也先師南向坐今天下之學皆然該
國更不必置疑矣

二年九月以文敬公金宏弼文獻公鄭汝昌文正公

趙光祖文元公李彥迪文純公李滉從祀文廟

補先是趙憲同還封事曰金宏弼肇倡道學而有絀往開來之業趙光祖絀明斯道而有扶世淑人之功李彥迪體道純篤而有扶顛持危之力況如李滉集東儒之大成而紹朱子之嫡統當今之士稍知尊君愛親而有禮義廉恥者皆薰其德而興起者也伏願殿下亟獎四賢列于從祀則庶乎褒崇嚮用而盡其義而待文王而興者蔚起乎凡民矣報罷○至是大學士任叔英等上疏曰天眷我東列聖相承誘掖振作人才輩出時則有若文敬

公臣金宏弼文獻公臣鄭汝昌文正公臣趙光祖
文元公臣李彥迪文純公臣李滉俱以命世之儒
遠承不傳之緒出乎類拔乎萃而山斗於一時倡
於前緒於後而日月乎長夜論其學則濂洛關閩
語其志則堯舜君民誠可謂稀世之真儒百代之
宗師而尚闕棠報之典未享芘蔭之祀則明時之
欠典士林之缺望孰有大於此者乎夫性溫才明
篤志力行沉潛義理之學深造高明之域忠信篤
敬動遵禮義奮乎絕學為世儒宗則金宏弼之學
鄭夢周後一人耳而生并一世志同道合麗澤取

義相與磨龍石明五經而究其歸趣講魯論而發其
關鍵精探義理之源遂窮體用之學鄭汝昌之學
於斯文大矣哉趙先祖慷慨有志篤信好學潛心
主敬涵泳本源研窮者貫徹而愈明蓄養者崇深
而愈厚紹緒乎洛建接響乎洙泗則其修己治人
之方繼往開來之功真無讓於古聖人矣李彥迪
英悟出人天資近道持敬功深大有定力講明體
履於致知誠意之地操存省察於日用動靜之間
五箴三省治己愈嚴十條八規告君愈懇則宜其
被中廟之嘉獎而比之於真德秀者也李滉有大

焉姿稟超邁充養淵宏真知實踐啓蘊發粵啓蒙
有傳疑天命有圖說而性理之學以明朱書有節
要理學有通錄而造道之源以聞至于十圖之書
六條之疏無非明聖經闢異端之說則集四賢而
大成為我東方之考亭者其不在斯人乎從之

補時有文廟祀典釐正之議禮曹判書李廷龜啓
略曰本國文廟從祀與大明會典所載位號陞黜
大不相類顏何荀况公伯寮秦冉劉向戴聖賈逵
王肅馬融杜預何休王弼服虔范甯吳澄天朝今
改祀於鄉而我國則並仍在聖廟后倉王通歐陽

脩胡瑗胡居仁王守仁陳獻章天朝增八從祀而
我國則闕焉申張申黨本只一人而家語及史記
互載其名誤為並祀天朝則今已革黨存張而我
國則未革焉蓋我國當初祀典只遵倣中朝正統
元年刊定之制而至嘉靖九年天朝禮官始博考
典禮兼採程敏政丘濬等之論乃有釐正陞黜之
舉特我國未及舉行耳仍竊溯考而尚論則馬融
為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
劉向喜誦神仙方術上書言黃金可鑄不驗獲罪
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荀况學傳李斯論著性

惡王甫汚身權奸背魏從晉何休解註春秋黜周
王魯賈逵之附會圖讖王弼之宗旨莊老戴聖之
貪贓杜預之短喪皆得罪名教豈宜坐享宣聖廟
庭以惑後世趨向乎至於顏何秦冉俱無現出處
又不載家語七十子之數程敏政以為名字流傳
之誤正與申黨申枏之一人而二名字相同天朝
之廢黜宜矣王通雖有僭經之譏當魏晉潰裂之
餘乃能講說孔孟之道年未三十已築壇河汾聳
動天下亦間世之豪傑也龜山楊時傳道統於南
渡之後使周程之學復明於時衛道之功不下於

周程安定胡瑗首倡體用之學大闡學校之法使經義不晦師道有傳歐陽脩不獨忠義文章其學推尊韓子孟子以達於孔子薛瑄胡居仁中朝先儒之中其學最為純正后倉事業雖不著白而在漢初說禮數萬言使今禮記之書復傳於世天朝之增祀宜矣而我國則闕焉今當遵倣天朝已成之制而悉行陞黜也第其中鄭玄鄭衆服虔盧植范甯吳澄則程敏政之議以為雖若無過其所著未足以發聖學邁伯玉林放則雖見補於夫子而實非孔門弟子天朝今並祀於其鄉既云無過既

云見稱而我國則無可祀之鄉今雖遽議罷祀至
於陸九淵王守仁陳獻章天朝雖並陞祀而只論
人物雖不下於漢宋諸儒而其所論著未免流於
異端恐不可輕擬於增祀之列也且天朝則稱孔
子以至聖先師稱四配以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
聖子思亞聖孟子十哲及門弟子皆稱先賢某子
左丘明以下皆稱先儒某子而我國皆仍用謚號
與封爵臣等據此參詳天生大聖為萬世道德之
宗主稱天以誅之猶恐不足以形容其大况區區
一字之謚一名之號豈可為夫子輕重而盡聖人

之大德乎夫子之謚代各增損至唐開元始封為
文宣王至於胡元加以大成二字夫天生下民作
之君作之師二帝三王盡君師之任者也孔子則
不得君而為師者也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
也今以無實之爵加於身上必非聖人之意也况
宣之為謚則不過一行之偏而成者樂之一終孟
子之謚諭孔聖乃假託之辭非真實之德丘濬以
為孔聖在天之靈必不肯受其謚豈不然乎今稱
為至聖先師其號始大而其尊無比誠可謂度越
前代也稱聖稱賢稱儒並依皇朝定制為當但七

十弟子俱稱先賢而如周程張朱則孔孟後大賢而只以生之先後座在左丘明以下之列並稱以儒不得稱賢殊甚無別焉若以生世而為座次高下則子思何以居孔鯉之上孟子何以並顏曾之列乎聖廟道德之會恐不當論其時世之先後也臣等妄意周程張朱則稱以先賢陞於殿上似為合理

補肅宗七年頒議攸金壽恒議曰庚戌五賢從祀時已行之禮考出於日記者雖未免踈漏其時禮官及獻議大臣多是名臣碩輔其議論見識必不

無稽如聖殿及東西廡各並行告祭新八佾祀之位造位版分配西廡設行奉安祭未奉安之前別為教文致祭家廟等事今依此行之而至於宋朝三賢事體自別家廟之祭固無可論亦不有教文而別為祭文以告則似不可已造成位版當在明倫堂而題版權安之後亦不可無告由之節但設祭具文以告將陞之意若在於此時則恐不必別為告由矣

肅宗八年五月命黜公伯寮荀况馬融何休賈逵王肅王弼杜預吳澄申黨于文廟先是清城府院君金

錫胄劄曰荀況以性為惡以禮為偽毀子思孟子古
之稱況者必並稱曰荀楊而楊雄既已見黜於楊砥
之一言則況安得獨留乎馬融為梁冀草奏殺忠臣
李固後為南陽太守以貪濁罪免王弼祖述老莊與
何晏倡清談而亂天下王甫仕於魏爵至徹侯而乃
以女適司馬昭又附司馬師畫策討文欽母丘儉杜
預為司馬炎謀主守襄陽行饋遺且盡殺江陵人為
臣則不純以將則不義何休所註春秋黜周王魯又
註風角等書班之於孝經論語此亦異端邪說之說
皆可罷也至於七十子之中論語則稱申張史記則

作申黨其實一人而以張祀東以黨祀西二位之中
一則可去也公伯寮則非家語所載而又是毀子路
者此則子服景伯之所謂力能肆諸朝者此亦可去
也上議于羣臣黜之申命有司釐正兩廡從祀位次
頒議故金壽恒議曰皇明嘉靖時從祀諸儒釐正
陞黜我國猶仍舊襲謬未及倣行誠祀典之累也
皇明所黜凡二十人林放蘧瑗鄭衆盧植鄭玄服
虔范甯七人抑而祀於鄉者也此皆有可稱而無
可疵且我國無可祀之鄉則在所不論者公伯寮
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何休賈逵馬融王肅王

弼杜預吳澄十三人直罷其祀者也秦顏二人則
不載於家語七十子之列程敏政亦以為名字流
傳之誤也然既無的據恐難斷其為當黜戴聖之
以貪黷得謗史氏言其為仇家所搆則亦難明其
虛實而戴禮為禮家所宗其功亦不少劉向上言
黃金可成特向少時事其立朝事君精忠讜議足
以為訓於人臣有輔於世教而經術博洽在漢儒
亦鮮其比誠有可惜者其餘公伯寮荀何二王馬
杜諸人違背聖經得罪名教所宜先黜者至於賈
逵吳澄則劄中不言而逵以經傳解詁雖稱以不

修小節見譏其論說經義專主圖讖以媒貴顯為
史家所貶則此與何休之註風角豈相遠哉澄則
以宋朝進士失節於胡元其學亦流於異端此二
人亦不容仍留申張申黨一人而並祀東西廡其
誤莫甚去黨存張尤不可已也且從祀位次亦多
倒置者今不可不正之矣

顧中樞府事宋時烈疏曰伏見重臣劄本所欲黜
者非但皇朝之已行其論可黜之實皆有證援雖
謂之擷撲不破可也臣不知當時尊奉者何說歷
代因仍者何意也凡其有罪聖門不槩道統者黜

之何意且有當黜而未黜者胡元之許衡是也先
正臣李珣嘗謂衡之仕元雖非失節乃是失身也
此蓋內夏外夷春秋之大義也

補朴世采獻廟制及陞黜議曰古之學制大抵皆
本於辟雍類宮之辨然則我國文廟獨為東西兩
門者必有其故至於祀典陞黜實是斯文莫大之
論皆亦原於宋明諸儒改定於嘉靖之世而當時
取舍已多可疑厥後追行尤似有難誠無大正之
道也然若姑依從周之義務欲一一遵行則已今
乃無他變動而只循刪黜之一例未知其果合於

此義無所歟礙否也

以宋將樂伯楊時文質公羅從彥文靖公李侂本朝
文成公李珣文簡公成渾從祀文廟從大學生之疏
也又因領府事宋時烈之疏以宋文肅公黃榦並命

從祀

補因弘文館啓辭以議大臣後龜山楊氏以皇
朝陞祀時所封將樂伯題版豫章羅氏延平李

氏

勉齋黃氏並以宋末所
謚文質文正文肅公題版

大學生李延普等疏曰李珣天資絕異高出倫類
廓然有大志其於義理大原不待師承洞見無疑
至其進修工程又一本於洛建故行義踐履無不
可法而橫論豎說無不中理及其立朝事君惓惓

以行道救時挽回三代為已任其經綸規畫正大
宏遠又皆鑒鑒中乎時宜不泥古而為适不徇俗
而為陋蓋其明體適用本末兼備古所謂豪傑之
才聖賢之學者蓋庶幾焉成渾即先正臣守琛之
子守琛又先正臣文正公趙光祖之門人也其淵
源所漸固非他人可及而天資又自近道莊重鎮
密德器深厚其為學也謹守先儒成法篤志力行
文理密察一言一行動遵繩墨雖以李珣之賢亦
嘗稱其操履敦確吾所不及考其德而論其人雖
謂之百世之師可也又念三代以後道莫隆於宋

朝功莫大於程朱而若其上緒程氏下啓朱子使
斯道之傳得以不絕者有三人焉龜山楊時豫章
羅從彥延平李侗蓋非龜山豫章則程氏之道無
以傳不有延平則雖朱子亦無以成其道矣並命
列于從祀以示崇報之意以補祀典之闕焉

宋時烈疏曰竊念勉齋黃氏實為朱子之適傳朱
子付托之意可見於徃復書札者既明且重又其
所編通解續書大有關於聖道其功不下於尚書
集傳獨不得與九峯蔡氏同祀者豈非斯文之欠
典也

補十六年大司成李鳳徵別單啓塗陽侯句井彊攷
事以塗字書之通紀及本館陳設圖皆以塗字書之
林慮侯狄墨攷事以黑字書之析陽侯罕父黑攷事
以卿字書之通紀及本館陳設圖皆以卿字書之胙
城侯廡絜攷事通紀皆以潔字書之本館陳設圖以
絜字書之江都伯董仲叙攷事以伯字書之通紀以
廣川伯書之本館陳設圖以相字書之高密伯鄭康
成攷事以鄭康成書之名字爵號有此差誤前頭享
祀時奉審釐正似合順便命議大臣儒臣議同禮曹
覆啓命依議施行

二十年六月復以文成公李珣文簡公成渾從祀文廟先是己巳黜享至是上曰兩賢臣道德初非不知而嚮為醜正之徒所欺至於黜享予嘗悔恨矣今若復慮其顛倒不即舉行豈不終為欠典也矧茲事關斯文係時污隆者予命有司復享

四十年八月以宋道國公周惇頤豫國公程顥洛國公程頤新安伯邵雍邵伯張載徽國公朱熹陞祀于大成殿先是文正公宋時烈上疏曰臣竊惟周程張邵以至朱子則實緒孔孟之正統其道至大其功至隆班之十哲猶為稱屈而尚在兩廡猥與崔致遠等

相并此甚不可之大者也是故朱子於竹林之祠祇以周程以下七賢直接孔孟而餘人不與焉其意可見也況朱子則又是集群儒大成而其功亞於孔子者耶此則宜陞諸殿內以明其統緒之所在也然七賢之中亦不無可論者溫公則朱子許其功而不許其學又其黜漢帝魏之書大有乖於春秋之義延平則雖無可指之疵而其道不甚較著此二賢者似不得與程朱同條而共陞也上詢于大臣儒臣而許之因歲歉未克舉至是禮曹判書閔鎮厚申請行之四十三年五月以文元公金長生從祀文廟從大學

生之疏也先是文正公宋時烈上疏曰金長生得程
朱之學於文成公臣李珣既盡受其說驗之心而體
於身然後慨然於朱子之所恨者晚年專意於禮書蓋
以勉齋之書尚有可憾而不無更商量者故也其所
纂喪禮備要家禮輯覽疑禮問解禮記記疑等書毫
分縷析置水不漏使國朝典章私家經變皆有所折
衷而一主於程朱之說雖趨向異塗之家無不遵用
其功可謂盛矣夫以鄭衆諸儒祇以註釋周禮之文
而尚且與於聖廡之享况文元公是東方禮家之大
成耶其後諸生相繼陳疏至是始得請

○改題學校位版十六位東從享道國公周敦頤敦
字改惇西從享預國公程顥預字改豫東廡高苑侯
恭雕徒父苑字改完武成侯縣成武成之成字改城
宛句侯顏之黻黻字改僕臨僕侯施之常僕字改濮
良鄉侯盧植侯字改伯昌黎侯韓愈侯字改伯蒲城
伯真德秀蒲字改浦西廡北海侯公哲哀哲字改哲
富平侯顏祖平字改陽昨城侯廡絜絜字改潔高堂
侯邦並堂字改唐臨朐侯公西與與字改輿內黃侯
邁伯玉伯玉改瑗江都相董仲叙江都相改廣川伯
英宗三十二年二月以文正公宋時烈文正公宋浚

吉從祀文廟從大學生之疏也其疏曰先正臣文正公宋時烈文正公宋浚吉以不世出之資際大有為之時契合之昭勛功德之焜耀實為東方前古之所未有雖天不助順事不倏志而樹立之卓扶植之盛撐宇亘宙光前啓後人紀由是而不墜士趨由是而不陂以其道顯晦屈伸而可以卜此世之興替污隆然世道日下私意橫流公論不能以時而定矣及今世變層生宗廟幾危於是乎天心有悔禍之幾人情有反本之勢雖前日之歧於先正之論者亦無不渙然覺悟有李文靖真聖人之歎苟非兩先正道德之

正可以建天地而不悖俟百世而不惑者則亦何以
得此乎嗚呼孔子之道如天地之覆幬而撮其大者
則曰綱常而已是以春秋之書大義數十而所重則
君臣父子也於此而盡其分然後人紀立而國事理
焉故朱子之生於南渡如孔子之生於周末而平生
之所擔荷者只在於倫綱大義而先正之生當丙丁
如朱子之生於南渡而所講明而為出處進退者惟
以扶倫植綱為第一義孔朱之統於是益光卒之奠
安宗祊削平僭逆者莫不有藉於先正之遺風餘烈
則尊衛躋享報祀無數可以壽國脉而延國祚其所

關係顧不重且大歟蓋此從祀之請前後四十年矣
若其先正造詣之實則已陳於前臣不備論而只以
功效之已表著者時義之不可已者相率更陳焉
四十年五月命以文純公朴世采從祀文廟上教曰
文廟從享事體至重前朝圃隱首闡道德入我朝始
服食文廟其後本朝五賢又配而三賢先後服食以
此觀之四百年朝鮮只有八賢固不重歟噫兩文正
從祀之請自昔年其幾十年此莫重莫大而然也予
數十載臨御其猶靳之此豈先正道德其不欽慕而
然歟意亦有所重故也近年一請即許者心豈貳而

然哉大同之公議難過也其時不待請而特命致祭
于文純公吁嗟其時已示無限意矣噫昔武王受洪
範於箕子一篇之要即建極也以予晚學涼德政不
及於三代學不能於聖賢然建極之義寔由於自幼
觀時務慨于心者熟矣自甲辰嗣服以後執初心而
不撓僅挽止而度年矣噫乙亥事非我之功寔物極
必反之理也何事建極何事神化乎每覽八字誠不
覺醜然蓋我國之人以黨習為高致予則曰雖消一
黨一黨其必復生噫文廟睽食之兩先正道德上下
共知而執皇極之義勉勉不已予於文純有曠世之

感故南溪集刊進之命意已在矣文純為國苦心與
李文成前後一也噫雖無多士之請以頃年特為賜
祭之意其宜先命况先正與兩先生同在一世雖有
先後之異焉與宋兩程時張子無異昨日興慨今日
同配予則欲體皇極之意近百載之間君臣相孚其
豈泯泯也哉特召時原任大臣禮判只存體貌不詢
問而斷行者意蓋深矣今該曹特舉先正文純公朴
世永從祀文廟之典

補先是戊寅鄉儒李恒堃等上書曰先正生稟星
岳之間氣學接洛閩之心脉天分粹然則如良金

潤玉氣像溫如則似和風景雲資已極於高明又
養之以剛大妙歲抗疏斧宮痛卞昔賢之厚誣弱
冠早謝公車深究先聖之遺緒一撥便轉篤志求
道不階師承遠紹絕傳默契兩賢動遵成規精思
實踐心得妙悟敬義交持直臻群聖之堂粵博約
兩致尤得考亭之心法洞會大原獨造源頭始銖
累而寸積終德成而仁熟視天下無一物非吾度
內故致任大道遠日日俛焉孳孳踐履存養光輝
粹盎常以唐虞之執中洙泗之求仁程朱之居敬
前聖後聖其揆一也敬為成始成終故仁可求而

中可執此固萬世為學之法程即先正工夫之階
級一循節度真積力久融合洞澈先正之學可謂
安且成矣夙悟道體探索研幾抽閑啓鍵透澈妙
奧卓識精義發前人之所未發纂書立言為後學
之準的貫通天人之妙剖析牛蠶之微翼六經而
析群衷溯百王而輯禮書所纂凡三十餘書心學
旨訣則條目精密六禮輯疑則品節纖悉先輩謂
通解心經後惟此書耳述師友之淵源則有東儒
師友錄問初學之述方則有教法要旨居家要義
正家範也稽治錄該治道也表章箕聖之學則有

全編深憂師友道壞則有考證於家禮心經有要
解於大小學中庸近思錄則有讀書記於春秋補
編纂聖賢之言行則有遺模慨樂律之崩缺則有
遺編闢異端則有陽明學下輯先聖微言則有家
語外編其他裒粹東賢文字以羽翼斯文者又十
餘種尤精邃於禮學如禮說三禮儀等書為禮家
之三尺損益儀文指南迷途遐陬委巷亦莫不遵
用千古制作於斯為盛緒往開來嘉惠後學大有
功於聖門蔚為宗於一代報罷至是特命從祀

祭法

釋奠祭每歲春秋仲月上丁日行

以下祭
享式例

朔望祭自壬辰亂廢而不行只焚香

告由祭

慰安祭

移還安祭

禮成祭

以上有
事則行

親臨酌獻每三年一行

親臨釋奠有特教乃行

祝文 道冠百王萬世之師茲值上丁精禋是宜

文宣

王祝

材蘊為邦仁金克己萬世景仰是禋是祝

復聖
公祝

三省功加一貫道傳時祀無斁彌億萬年宗聖公祝

克承先聖允得其宗其從與享百代是崇述聖公祝

教明七篇道承三聖廟食于配享祀益永亞聖公祝

祝式 維某年歲次某甲某月某朔某日某甲朝

鮮國王姓諱謹遣臣某敢昭告于位鄉伏以辭謹以牲

幣醴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

齋宮 釋奠獻官正二品 亞獻官堂上正三品 終獻官正三品

殿內東西從享分獻官各一四品兩廡從享分獻官各

十五品六品

親行釋奠王世子為亞獻領議政為終獻官有故則次官

殿內東西從享分獻官各一正二品西廡從享分獻官

各十

三品四品

補臣謹按五禮儀殿內從享上有配位獻官

而初獻官議政有故則次官亞終獻正位亞終獻官行云而正位亞獻以王世子載錄則配位初獻議政為之亞獻王世子為之云者不成事例五禮儀說恐或差誤

王世子釋奠亞獻官

正二品

終獻官

堂上正三品

分獻官

並同

常時釋奠

釋奠饌品之式

正位配位無羊俎

棗盛四品一曰稻

二曰黍三曰稷四曰粱稻粱盛於簠黍稷盛於簋

籩豆之實各十品在籩者一曰鹿脯二曰魚脯三曰

刑鹽四曰栗五曰棗六曰榛七曰芡

代用

八曰菱九

曰白餅十曰黑餅在豆者非菹醢醢菁菹鹿醢芹菹

兔醢筍菹魚醢脾析菹豚拍

俎腥三品一曰牛腥二曰羊腥三曰豕腥

醢羹三鉶羹三醢曰大羹鉶曰和羹

爵三

犧尊二一寶明水一寶醴齊象尊二一寶明水一寶

盞齊山罍二一寶玄酒一寶清酒

幣用白苧一端

從享位 稻一黍一脯一鹽一果一菹一牲用承腥
爵一象尊二一寶玄酒一寶清酒

陳設序次 每位十籩在左為三行以右為上第
一行刑鹽在前魚輔棗栗次之第二行榛在前菱
芡次之第三行鹿脯在前白餅黑餅次之十豆在
右為三行以左為上第一行韭菹在前鹽醯菁菹
鹿醢次之第二行芹菹在前兔醢筍菹次之第三
行魚醢在前脾析豚拍次之俎三二在籩前一在
豆前籩前之俎一寶牛腥一寶羊腥七體兩脾兩

肩兩脅并脊而髀在兩端肩脅次之脊在中豆前
之俎實以承腥七體其載如羊豆右之俎三一實
牛熟膈胃肺一實羊熟膈胃肺一實承熟膚承在
前羊牛次之簠簋在籩豆之間簋在左簠在右簠
實稻粱粱在稻前簋實黍稷稷在黍前甗鉶在簋
簋之後鉶居前甗次之爵三在簠簋前各有坻犧
尊二象尊二山罍二為三行第一行犧尊第二行
象尊第三行山罍皆加勾幕在殿上東南隅
從享位每位二籩在左栗黃在前
鹿脯次之二豆在右菁菹
在前
鹿
次之簠簋各一在籩豆間簠在左
簋在右
實以黍
俎一在

簠簋前

實以永醒

爵一在俎前有坫象尊二皆加勺幕在

戶外之左

兩廡則在廡內

告由祭饌品之式

只行正配從享二十一位

簠簋二一稻一黍

籩豆二一脯一醢爵一幣用白茅

只配用正

牲用豕

祭移還安祭禮成祭饌品之式並同

酌獻饌品之式

正位配位從享位並同

左一籩鹿脯右一豆鹿

醢爵一在籩豆前犧尊一象尊一

正配位犧尊從享位象尊

肅宗十二年右議政李端夏因年荒上劄請減享需

曰文廟常用太牢宜降用小牢鄉校郡以上常祭用

小牢者宜降用特牲京外釋奠祭從享用永醒者宜

降用特豚臣又取考禮曹祭享膳錄則戊寅年有以
獐脯代用牛脯之例獐鹿同品代用恰好且外方鄉
校本無牛牲之文而只為作脯必宰牛用之實非古
制矣

英宗十六年上將親行釋奠禮曹判書閔應洙奏曰
五禮儀圖式云親享文宣王時配位則無羊腥熟而
以儀註觀之每位有牛羊豕各一匣又五禮儀用牲
牢註曰文宣王親享加羊一豕四云各相抵牾有難
酌定上詢于大臣左議政宋寅明曰以事理言之大
聖主及配位宜有差等似當從圖式矣上從之

釋奠儀 齋戒省牲器並如儀典祀官廟司八寶
饌具監察并自東階按視堂之上下糾察不如儀
者諸釋奠官及學生各服其服俱就門外執禮贊
者謁者贊引先八四拜典樂帥工人二舞八就位
學生館官學官以次就位諸釋奠官就門外位監
察典祝官大祝祝史齋郎協律郎八就位諸執事
盥帨各就位獻官分獻官八就位謁者進初獻官
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協律郎俯伏舉麾興工
鼓祝軒架作凝安之樂烈文之舞作樂二成獻官
以下及學生皆四拜樂三成協律郎偃麾戩敵樂

止行奠幣禮初獻官盥帨詣大成至聖文宣王神
位前北向立登歌作明安之樂烈文之舞作三上
香執幣獻幣次詣兗國復聖公郕國宗聖公沂國
述聖公鄒國亞聖公神位前上香奠幣並如威樂
止降復位行初獻禮登歌作成安之樂烈文之舞
作初獻官執爵獻爵跪樂止大祝東向跪讀祝文
樂作初獻官詣復聖公宗聖公述聖公亞聖公神
位前行禮並如上儀降復位文舞退武舞進軒架
作舒安之樂樂止行亞獻亞獻官盥帨行禮並如
上儀軒架作成安之樂樂止復位行終獻終獻官

行禮並如上儀復位終獻官將升殿時分獻官以次盥帨分詣殿內及兩廡神位前獻爵以次分獻俱復位飲福受胙大祝詣文宣王尊所以爵酌福酒持俎進臧神位前胙肉初獻官升詣飲福位跪大祝以爵授初獻官初獻官受爵飲卒爵大祝以俎授初獻官初獻官受俎以授執事者降復位四拜在位者及學生皆四拜徹籩豆登歌作娛安之樂徹訖樂止軒架作凝安之樂獻官以下及學生皆四拜樂一成止初獻官詣望座位大祝以篚取祝版及幣置於坎置土半坎禮畢初獻官以下以

次出諸執事學生以次出○州縣釋奠享儀與國學同

補五禮儀樂章奠幣初獻徹籩豆

詳見樂考

補臣謹按樂考文宣王樂歌奠幣後進饌奏

豐安之樂而今此釋奠儀奠幣後初獻前無進饌一節恐或闕漏



